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繪芳錄
第十二回 陳大令判聯碧玉環 祝詞林訪舊紅文巷

話說王氏與二娘帶著慧珠姊妹由南京到了揚州，在紅文巷內尋了一所房屋。外面大大五間，內裡一順三間，上有小樓，慧珠與洛珠同住，旁有一座小花園，當中一個六角草亭。房屋雖不甚多，卻十分幽雅。過了幾天，又暗暗去見小儒，說伯青托他照應的話；小儒即叫雙福至他家走了一次，又將本處地坊喚了米，說王氏與雙福是親眷。白小儒接印，把雙福派了門政，而且自幼跟隨小儒，以子姪一般看視，所以內外人沒有一個不趨奉雙福。今日雙福說聶家與仙親眷，地坊怎敢怠慢，當即吩咐了小平更夫人等，日夜在聶家門首照察，試問那一個還敢來欺他家？王氏自從遭逢兩次官事，膽都寒了，立誓不做這買賣。好在腰纏已滿，可以自給，將來兩個女兒適人，還要得大大一宗身價，後半世可保無憂，何苦再尋煩惱，又要受氣。終日與二娘在東鄰西舍抹牌鬥趣的玩耍，倒也快樂。慧珠、洛珠仍以唱和白娛，每常放心不下伯青等人與小鳳一班姊妹，遇著花朝月夕，想起南京聚在一處的光景，惟打背地傷感，互相勸慰而已。附近人家，日久也看出仙家的蹊蹺，因沒有外人走動，又見他與縣裡人常相往來，只好嚙中評論、方夫人又時常接仙姊妹們到署裡去，甚至留住盤桓幾日，才放他們回來。

這日，伯青等已抵揚州，船在碼頭泊定。從龍道：「我們此刻同往縣裡去會見小儒，即知晚秀的住落。最妙不必衣冠，步行前去，何況我輩皆係至交，小儒平日也喜通脫，可以彼此省卻多少繁文。會見了他們，再議我們的住處。」伯青、王蘭齊聲稱善，三人登岸，只帶了連兒一人，緩緩在街市閒步，見往來行人甚為熱鬧。不多一會，已至縣署，照牆邊有一群人團團圍住，三人挨進圈內，原來是一道告示。上面寫著：

特授江南揚州府江都縣正堂紀錄十次隨帶加十級陳為出示曉諭事：照得本縣由科第出身，恭膺是職。自蒞任以來，事無巨細無不躬親，出入綦嚴，冰清玉潔。近聞揚郡地方，習尚繁華，民多刁詐，以健訟為居奇，包詞為能事，甚至合蠹吏奸差聯成一手。鼠牙雀角，事機每鼓於纖微；虎視狼貪，鄉愚咸受其荼毒。此皆言之殊堪痛恨者也。當知本縣目見耳聞燭奸於隱，法隨言出嫉惡如仇。遇善而賞不從輕，懲惡而罰尤加重。自示之後，爾等士農工賈，各習其生。野無爭鬥，民多樸厚之風；俗尚敦仁，世有雍熙之象。此則本縣之所厚望，爾等之所深幸也。其各凜遵，毋違特示。

王蘭笑道：「世俗澆漓，民多好訟，江南一借此風尤熾。小儒雖然認真辦理，切實示諭，竊恐人多視為具文，未能奉。」伯青道：「現在為民上的，只好各盡其道罷了。能如小儒這樣做法，尚算是好官。還有一等不顧品行的，一味貪婪逢迎，更不足道。」

三人方欲進署，忽聽裡面傳鼓升堂，吆喝伺候。伯青忙止住連兒緩行通報，隨著一起閒人走入堂口，在人背後偷看。見兩旁吏役齊集，暖閣門開，小儒公服而出，入了公座。早有差役帶上一千人證，是兩男一女。那男子：一個四十餘歲，生得獐頭鼠目；一個二十餘歲，頗為儒雅。那女子不過十八九歲，雖是鄉村裝束，卻生得有幾分姿色，跪在案前俯首無言，臉上帶著一團憂憤形容。

聽堂上喚原告刁成。那四十餘歲男子，爬上幾步，叩首道：「小的刁成，見太爺請安。」小儒將他通身上下看了幾眼道：「刁成，你告文生秦守禮，勾騙你妻子戎氏脫逃，先被你看破情形，防範嚴謹，杜絕守禮往來。一日，你妻子托言母親有病回家省視，你卻故意不與同行，遠遠的察看動靜。果然守禮在半途等候，將你妻子帶回他家，你當即糾合親鄰多人，至秦家把戎氏帶回。到本縣衙門控告，請本縣重究秦守禮勾騙的罪名。你的妻子可是元配不是，你與守禮可有瓜葛沒有？你細細的訴說一遍，卻不許半字撒謊。」

刁成又叩了一個頭道：「太爺是青天，小的若有半句虛言欺了太爺，就是欺天了。小的祖居鄉間，距城五里多路。小的祖父置得幾畝田地，只生了小的父親一人。因為家內可以過活，子弟即思讀書，延請名師教小的父親。到了二十歲上，進了一名學。小的父親又生了小的一人，自幼聘定城中貢生戎大森的女兒為妻。不幸父親早死，過了一年小的母親又病故了。小的因生性愚蠢，不能讀書，仍以耕種為生。除了服制央媒去說，娶了戎氏回來，與小的倒還相得的。這秦守禮住在前村，他從小的父親看過文章，所以兩家皆係通好。又因他是個讀書明理的人，凡到小的家裡來，妻子戎氏並不迴避。誰知守禮存了禽獸之心，見小的妻子很有幾分姿色，打聽小的進城有事，他即來閒話。逐日花言巧語，哄騙戎氏隨他逃走。小的妻子是個年輕女流，沒有見識，被他說活動了。今年春間，彼此已先有姦情，後來為小的看破一二。這些鄰舍，亦恐將來鬧出事件連累他們，在小的面前暗暗的說了幾次。小的因未見確證，不能造次，只好加意防範。苦于家內無人，又少叔伯手足，有了事情都要出去。守禮抽閒趁空仍來走動，小的曉得了，將戎氏打罵是有的，又禁絕守禮往來。前數日，戎氏忽言他母親有病，要入城看視，又說：『母家早間打發人來接我，因為你不在家，來人不能久等，回城去了。我想這條路是走熟的，又沒有多遠，一個人來去也無礙。』小的明知其中必有變故，假意允諾，卻遠遠的跟著他。走了不足二里，見守禮站在田邊，小的妻子迎上去與他講話，復繞取小路回頭到了守禮家裡。小的看得清楚，那裡忍耐得住，即回家約了本村親鄰等人，趕至秦守禮家。小的妻子正坐在堂前，見了眾人躲避不及，守禮情知不妙，開了後門逃去。小的當將戎氏帶回，因未遂他心願，近日與小的吵鬧，尋死覓活日夜不安。想起來皆是守禮的禍根，況且讀書士子，奸拐人家妻女，更該加一等問罪。要求青天做主，代小的雪恥。」

小儒笑了聲，叫他跪在一旁，喚秦守禮上來道：「秦守禮，你既是個秀才，怎樣做出這般非禮的事來。你名雖守禮，實不守禮。刁成告你勾騙他妻子戎氏脫逃，又在你家獲住，並有他同去親鄰眾所共見。你該派個什麼罪？好好的直供上來，本縣尚可加恩從輕開豁。你自家做的事，要明白呀！」

那秦守禮兩眼含淚，叩首道：「父台明見，生員既能讀幾句書，忝入饗序，難道禮法二字不知道的麼！這刁成在鄉間，素稱無賴，人送他個混名叫做刁惡，其人可想而知。他父親刁中賢是名飽學秀才，一鄉推重。生員自幼即從他讀書，連這守禮的名字，都是他父親取的。見生員各事拘謹，恐中道改變，命生員顧名思義，常守於禮法之中。後來刁中賢夫婦相繼而歿，生員與他家相隔不遠，常到他家走走，怕人說先生死了，連世誼都不看顧。若說他妻子戎氏，生員尤堪痛恨。戎氏本與生員係遠房姑表，戎大森在日有心將女兒許與生員為妻，訪得刁成與生員世交，托他為媒。刁成打聽得美貌，生了異心，明為生員作伐，暗謀作自己妻室。說生員家內無多房屋，又無親丁，他願撥出一進房子與生員迎娶，所有各事都是他一力承辦，戎大森信以為實。到了迎娶這一日，刁成將生員約去相陪媒賓。戎家的人到了刁家，又看見生員在那裡張羅，分外不疑。及至次日，生米已成熟飯。刁成又把戎家的帖子，全行改致刁家名目。戎大森是個有體面的人，而且女兒業已失身刁成，鬧出來徒然羞愧，他女兒何能再嫁生員，只得就錯認錯的做，心內卻氣他不過。又見刁成是個無賴之徒，逐日氣悶，一病而亡。戎氏曉得他假冒生員，又因父親被他氣死，每每與他吵鬧，要尋短見。生員日久也盡悉具細，連足跡都不到他家。一日，戎氏由城內回來，走生員村前經過，見生員立在樹下。戎氏亦因氣憤已極，平時本與生員親戚往來見過面的，不顧嫌疑，到了生員面前哭訴此事，倩生員代他設法伸冤，他情願削髮。生員慮有猜嫌，勸他回去，再作計較。那料刁成聞信，率領多人而至，不問皂白，揪住生員毒打，說生員拐騙他妻子脫逃，幸為同來的人勸住，他即控到父台案下。生員明知其意，因這件事恐生員日久知道，與他理論，借端栽害以滅生員之口。生員如有半句飾詞，情甘加倍領責。」小儒點了點頭，亦叫他跪在一旁，叫了戎氏上來。戎氏一句話都沒得，惟有伏地放聲大哭，兩旁看的人皆歎息不已。

小儒看透眾人情形，復喚刁成上堂道：「據你所說，秦守禮勾騙你妻子是實；據秦守禮所說，戎大森本將女兒許配守禮，托你為媒，你貪戎氏色美，冒守禮的名娶了家來，又恐守禮知情與你理論，你借這件事預先下手。然而兩造爭訟，各說其是，本縣也不必細究。但是你所說前後情節，即作你半字無虛，為何其中有一二處大相舛謬，令人難解。你說你妻子是自幼聘定的，又說你父親早故。囚何戎氏小你一半年紀？你在幼年，他還未生，縱然出世，想你父親在日，也不能代二一卜餘歲的兒子，聘一個三四齡的媳婦。你家可行，戎家也不願意。再者，既見你妻子走入守禮家內，又帶著親鄰等人前往拿獲，這種大事何以不協同地方前往？你竟

敢私行率眾搶人。況且既已獲得，何以不報知你妻子母家，再來控告？以上數事，你未免脫略太甚，情節可疑，你且明白說與本縣聽。」問到此處，小儒放下怒容，鼻孔內「哼」了一聲，兩邊差役齊聲威武。

刁成在堂上聽得秦守禮訴出他的骨病，已暗自著急，早沒了主見，又被小儒把幾處落空的話追問，正搔著他的癢處，不由得臉上變色，口內支吾，連連叩首道：「小的是鄉間愚民，見妻子到了守禮家內，一時氣忿，邀約親鄰前去拿獲，那裡想得到鳴知地方同行；一經獲住，即赴太爺衙門訴冤，不及到戎家送信，皆是小的該打之處。若說戎氏與小的年貌懸殊，小的父親因愛戎大森是個舊家，將來小的可倚靠背，所以不問他女兒年紀相仿不相仿，好在女小於男，往往有之。難得戎家也願意結親，聘定了一載有餘，小的父親方才病故。至於守禮說是他的妻子，被小的謀占。小的雖然至愚，也不敢作此枉法之事。而且秦姓作數肯行，戎姓也不肯饒過小的，難道就這樣罷了麼？盡是守禮一片捏詞，冤栽小的，求太爺詳察。」

小儒冷笑道：「你之為人，不必守禮細說，本縣初見你的相貌，即知你居心不正，斷非良善之輩。你說自幼聘定戎氏，係用何物作聘，你可知道？」刁成道：「小的父親用祖傳碧玉環為聘，現在戎氏身邊收著。」小儒將戎氏喚上道：「刁家以碧玉環為聘，你可曉得有無此物？」戎氏含淚道：「小婦人在母家時，聞得秦家下聘是一枚碧玉環。據聞此環有雌雄兩枚，雌就龍鳳，雄環是龍，雌環是螭鳳，亦有雌雄之別。小婦人身畔是只雌環，雄環尚在秦家，所以小婦人將此物卅在身旁，朝夕不離，意在得空持問守禮。」說著，取出玉環呈與案上道：「請太爺問秦刁兩人，誰有雄的在身，小婦人即是淮家所聘。」小儒點首，又將秦刁兩人喚過。守禮跪在一旁時，早已聽得明白，不待詢問把玉環取出，雙手送至案上。說出奇怪兩枚玉環毫無分別，細看果是一龍一螭，有雌雄。

小儒哈哈人笑道：「刁成，你該知罪了。兩枚玉環，顯見確證，你尚有何說？即不然，再將戎氏母親傳來，一訊立明是否。但是這宗事件，本縣也無暇深究。戎家亦是個讀書門第，何苦又將那女流牽引到案。在本縣的意見，你妻子既與守禮有奸，又為守禮騙至家內，想你這妻子也不能要的了。何況你與戎氏年貌相殊，本非良匹。本縣當面判與守禮為妻，叫守禮撥田五畝交割與你，以為迎娶之費。一則，他們既彼此有心，就是你將戎氏帶回，他心已向著守禮，難免異日不生別的支節，二則，你也可脫去那謀占的聲名，豈不兩全其美。至於你在鄉間混名刁惡，足見平素欺凌鄉黨彰明較著，本縣理應訊實究治。姑念你妻子已屈秦姓，又沒有對頭來指責你的惡跡，若據守禮之言，你必說他栽害冤枉了你。若日後有人告到本縣衙門，那卻要從重提辦，定不稍貸。你從此須要小心些兒！」兩旁看的人同聲喝采，咸誇處置得宜。

小儒一席話，說得刁成頓口無言，仍要叩求。小儒吩咐差役，攆了他出去。又喚上秦守禮聊為申飭數句，叫他立結，限三日內撥田五畝，交與刁成。又命當堂領了戎氏回去，「即移到城中戎氏家裡，奮志攻苦，以求上進，不必在鄉間居住，恐刁成不服，暗中算計你夫婦」。守禮與戎氏雙雙在堂上磕了無數的頭，小儒叫他們退下，具張領戎氏的切結上來。又問了幾宗別案件，才退堂入內。

從龍道：「這起案卷，倒很有情趣。姓秦的與這婦人是宿願頓酬，未免苦了刁成，忙了一場妻子仍屬他人，所幸還得了五畝田，可以自慰。小儒斷斷合宜，這宗事惟有以談笑處之最妙。」王蘭道：「我倒很佩服，小儒是個拘謹人作事，如今有了權變，想必做了官，連性情都可改的。」三人鼓掌大笑。

伯青叫連兒持帖通報，連兒到了號房。少停，裡面叫請，三人步進內署。早見小儒笑吟吟降階而迎，彼此說明了均是便服，見了面不過長揖而已。小儒道：「你們好呀！今日才至，我倒盼你們好久了。」王蘭道：「如今小儒非比往日，撫字催科，為民父母；不同我輩閒曹，任情放蕩，是以不敢輕造尊銜，誠有為也。」小儒笑道：「伯青、在田你們聽者香這張油嘴，到那一年方改。不說至交朋友，許久不見，要敘敘別後景況。他一見面即百樣挖苦人，可該不該？若說你是閒曹，正是玉堂金馬，班列瀛池；我輩不過一行作吏，五斗折腰，真如仰首雲天，望塵莫及。」

伯青笑道：「二位不必鬥口，皆是旗鼓相當針鋒匹敵，兩無優劣各具所長。我看小儒的學問權變，而今大有作為。即如適才堂上訊問刁成一案，處置極合人心。我輩若為牧令，遇此案件，斷不會發落得這般爽快。」小儒道：「此案伯青何以詳悉？」從龍道：「審問刁成時，我們立在堂下觀望，直待到發落清楚，才進來的。」小儒道：「怪不得者香見面即挖苦我，原來看著我審問刁成一案；倒要請教，此案如此理結，不知可能折服眾心？我輩既係至交，何妨直說。」伯青道：「並非戲言，此案非如此了結不可。」

小儒問南京風景近日若何，與小風等人可好？又說到「慧珠姊妹現住在紅文巷裡，內子時常接他們到衙門中來盤桓，昨日還在我這裡。早知你們來了，該留他等過了夜去」。從龍道：「今日是不及了，我們准於明早去訪晚秀。」回頭對王蘭道：「不如把行李發到衙門裡來住，一來可與小儒談談，二來較外面客寓清靜多呢。」小儒接口道：「理應搬到衙門裡來，豈有反住客寓之理。」隨即傳話，叫人去發行李；一面打掃內書廳，讓眾人居住。又擺了酒席洗塵，著人去請甘老師爺過來同飲。

這甘師爺名誓字又盤，揚州府學生員，今年七十三歲，是一位老名宿。小儒到了任，即備帖親去拜他，延入衙門課讀兩子，並一切筆墨等件，賓主甚為契洽。少頃，甘誓已至，與眾人行禮。見他龐眉皓首，道貌岸然，音若洪鐘，目如朗曜，皆肅然起敬。甘誓知道他們是一班新貴，又是有名的才子，亦謙偽自抑。眾人人座，席間無非講究些古今考據。甘誓口若懸河，滔滔雄辯，從龍等人格外佩服。

小儒道：「你們可曉得本月下旬程制台五十壽辰，我已請又盤先生作篇壽序。你們來得正好，就屈者香代我一書，省得又要央求別人。」王蘭道：「那卻不能，我連年拋荒已久，腕底生疏，必然寫得不成行款，不如你自書為妙。」小儒道：「不必謙讓，簇新鮮點詞林的人，不能寫字，真是奇聞。我如果比你寫得好，倒不致得榜下懸了。而且終日案牘勞形，何暇握管，倘然寫得不成款段，反是大笑話。者香，這件事是替我做定了。」從龍道：「不難，不難！小儒把潤筆費放從豐些，者香斷無不行之理。」王蘭道：「你要蠢俗到什麼地步，開口就是錢。我倒不如舉你寫罷，省得你妒忌。你同我說笑罷了，可知道座中有老前輩在此，豈不為又盤先生所笑！」甘誓道：「者香兄，此言差矣。文人筆墨生涯，縱然較及錙銖，亦係應分，非市僧爭利可比。就是小弟作這壽序，敝東潤筆也是不能少的。渚君既不笑我，我又豈敢笑諸君乎！」說得眾人大笑。飲到更餘散坐，甘誓先行辭出。然後眾人又坐了一會，小儒親送到內書廳，方才回後。

次日清晨，小儒上府衙參謁未回。外面送入早點吃畢，伯青帶著連兒，同了從龍、王蘭向紅文巷來。問到聶家門首，見雙扉緊閉。連兒上前叩門，裡面答應出來個女婢，開門見是伯青等人，即忙回身入內，對著樓上道：「大姑娘可曾起來，祝少爺同王少爺二老爺來了，都在外面呢。」慧珠，洛珠時梳洗已畢，對坐閒話。忽聽女婢傳說，二人立起扶著樓窗，問道：「你說那個祝少爺王少爺，可是南京下來的？」女婢道：「咦，難道有幾個祝少爺麼？自然是南京來的。」

慧珠、洛珠聞得伯青，王蘭果至，皆喜出望外，即同下扶梯。到了前堂，早見伯青等人正與王氏、二娘說話。慧珠不見伯青，時時掛念，既見了而，惟覺一陣心酸，淚痕雙墮，連那久別的寒暄難道一字。伯青亦係如此，惟有四目凝注，彼此心內無限衷腸，都不知由那一款說起。倒是洛珠與王蘭各問了近好，邀請眾人人座。茶罷，還是伯青先問慧珠道：「我們昨日午後到了此地，因在小儒衙門裡小飲遲了，所以今早才來看你。聞得小儒說，你們常到衙門裡去，方夫人很同你們合式。小儒又暗地叫人照應你家，我看比在南京還安淨些。」二娘接口道：「我們此次到揚州來，多蒙陳老爺照應。世上人極勢利的，因為方夫人每月叫他姊妹們進去幾次，外面即爭說我家與縣裡往來，左鄰右舍無一個不來趨奉。陳老爺雖然做了官，見著我們還是先前那樣和氣，真真難得，將來定要高升極品的。」又叫女婢吩咐廚房裡「備一席酒，今日請客呢！若是有人問及，你們即說祝少爺是我家至親，從南京下來的，不可露出破綻，叫旁人看不起我們」。說著，同了王氏到外面張羅連兒，又至廚房裡指點一切。

從龍道：「晚秀，柔雲，除了到小儒那邊去，平時長晝無聊，卻作何消遣？」洛珠道：「我們閒時仍以吟詠自娛而已，雖聞得

城外有幾處名勝，又不便去游，前車可鑒，恐又引起意外事來。倒是方夫人常遣人來接我們去，一住幾日，我們昨日才由衙門內回來。芳君等人，近日想必在秦淮畫舫笙歌，是樂夠了。不比我等避難此地，大門邊也不敢出。尚喜有個方夫人處走走，不然真要悶煞。」伯青道：「芳君、愛卿也不像從前了，除卻我們去談談，旁的人概不招接。今年河上，他們還沒有游過，皆因你們走了，也無甚興趣，他們未嘗不怕人尋事。」王蘭道：「說了半會，我倒忘卻一件新聞沒有說。」遂把二郎與小黛醉後已借連理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洛珠點首道：「卻也怪他不得，他母親穆氏是個錢串子，久經存意要小黛接個貼己的人，讓他弄錢。還算小有志氣，不肯亂來。好在楚卿未婚，將來小黛可以從一而終。不是我說，芳君、愛卿是我們自幼相處的，卻做不出這疥癩事來。」

慧珠問問伯青近日光景，又勸他「早早進京，謀覆前程。雖然你得失全不介意，堂上父母甚為懸望」。眾人皆點頭稱是。見二娘進來道：「席已擺齊，在花園亭子上。」慧珠起身邀著眾人，由樓下東邊小耳門內走過，即至花園。迎面一座草亭，四面飛簷懸牖，頗為軒敞。亭外各色花木皆有，又堆了幾塊玲瓏小石。眾人走進亭內，見當中懸了一額，顏曰：「紅文閣」，是慧珠親筆寫的。因地名「紅文」，即以「紅文」名之。

眾人挨次入座，席間所談，無非別後各事。又說到小儒審問刁成一案，慧珠道：「昨日在衙門裡，聽得方夫人說，小儒白到任後，日夜不閒，專訪民間疾苦。據說很辦了幾個有名土棍，上司大為契重，秋間保舉卓異，說是把小儒列在第一名，可望升知府呢。」伯青道：「小儒為人素來持重，辦事認真，卻合有司官的身分。據你所聞，小儒縱不升知府，直隸州是用定的了。」談談說說，日色已沒。小儒打發雙福，押著數頂大轎，來接伯青等人，說：「晚間席已備了，還請了本地幾位鄉紳作陪，務必請老爺們回去。」伯青等無奈，起身作辭，約定明早過來，慧珠姊妹直送至門外。

眾人坐轎到了衙內，席已擺齊多時。小儒與幾位陪客，專守候他們入座。三人趨步上堂，先與眾紳見禮，然後向小儒道：「我輩既屬至交，何必定作此客套，小儒兄未免見外弟等了。」小儒道：「諸位賢弟是初到此地，愚兄豈有不作個東道主人，既如此說項，僅此一次，再不多瀆便了。」眾人謙遜入席，家丁上來斟酒傳肴。席間，又說起程制台壽期在即，甘誓道：「程制台的出身我卻不甚清楚，是以壽文遲遲未成。若徒用些泛語，也無意味。」從龍道：「這程制台是由廣東軍功發跡，彼時我隨前任李都轉往剿粵寇，他還是個知縣，在荊州將軍營裡辦理文案。我與他會過好幾次。」甘誓喜道：「既然在田兄前後盡悉，這就妙了，少停倒要請教。」眾人飲至初更，諸紳作辭回去。

小儒叫人烹了好茶，與眾人解酒。甘誓又問程公出身，從龍道：「他本籍徽州府人，單名是個尚字。因屢試不第，挾資入都，援例得了個知縣，分發廣東。到省未久，粵匪作亂。上諭著荊州將軍率領駐防旗兵，前往會剿。這將軍在京時與他相善，一到廣東即將他調入營內，專司文案。程公為人本來能乾，又得將軍竭力保薦，到肅清時，他已由知縣擢至道員，署理廣東鹽運使司。據聞在任很做了幾件出色的事，疏通河道，以利鹽漕，本省商民無不感仰。未及一年，已升至本省撫軍。適值張彬休致，旨下著程公調補兩江，算起來不足三年，由知縣升至督撫，他官運是極好的了。」甘誓道：「原來程制台還有這些事件，我只道他是個搨班，無大奇處。如今壽文不難下筆了，明日即可告成。倘有遺漏之處，尚祈在田兄指正。」從龍連稱不敢道：「使我輩得瞻老先生詞藻，可謂萬幸。」

小儒又問劉蘊近日在南京若何？伯青道：「他自從削職回來，步門不出。我疑他愧於見人，那曉得他妻子曹氏終日與他吵鬧，說他功名革去，是自作自受，可恨連我的命婦都帶掉了。將劉蘊心愛的幾個妾，一起攆去。把他關在一進樓上，三餐都不許下樓來吃。前月聞得劉先達得了足疾，病假告准了，大約月半前後即可回來。眼見這一分人家，是不能振起了。」小儒喟然道：「大凡人切不可時存害人的心腸，姓劉的在南京也算一家巨族，因他父子存心不良，妄作妄為，連年弄得顛顛倒倒。劉先達若再死了，這分人家，還怕不是一敗如灰麼！」

王蘭又說起二郎自與小黛定情之後，「常州也不回去，又不想進京供職，一味揮金如土的混鬧。我等苦諫成仇，現在連小黛勸他都不甚相信。甚至小黛同他怄氣，故意不理，想激惱他，誰知任你怎樣，他絲毫不改。我看他囊內所餘，行將告罄。若沒錢使用，那穆氏不比別人，定要反臉的。將來楚卿有大氣怄呢！」小儒道：「楚卿是落拓過的，怎樣一經得手，故智復萌，真真不像個聰明人的行為。我倒要寫封信去切實規勸，或者可以挽回，也不愧當日成全他的一番意思。」從龍搖手道：「我等現身說法，尚且不信。何況你一紙空函，斷然無用。你卻不得不作此一舉，我盡我心罷了。」眾人談說已至二鼓，各回房歇息。

來日早間，伯青等方欲去尋慧珠，見家丁來說：「甘老師爺請過去說話。」伯青等人隨著來人，到甘誓這邊來。未知甘誓請他們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